
明史

明史卷二百三十

列傳八十一

陳泰 孫曰良　霍瑄　曾翬

邢簡 季崇 李顒　范理 子綱　陳嘉猷

銓 梁榮 徐璟　彭誼 寄 侵　蔚能 張泌 井泉 許聰 黃景陰

郝郁　楊璿　夏時正

奈亨

杜鷄　黃孔昭

陳泰字吉亨光澤人幼從外家曹姓既貴乃復故舉鄉試第一除安慶府學訓導正統初廷臣交薦擢御史巡按貴州大軍征麓川歲取土兵二千為鄉導戰夫利輒殺以冒功泰奏罷之再按山西時百官俸薄

泰上言書稱凡厥正人既冨方穀夫衣食缺雖父母不能保其子饑寒迫雖夷齊不能固其操今羣臣禄入厚者月不過三石薄者一二石而已所折鈔又不能即得其於仰事俯育往來道路及親故遺問之需均不能贍不免移其所守官常日乖紀罪益衆乞量增禄廩俾足養廉然後創治贓汙則貪風自息事格不行六年夏以災異詔勅言官糾彈大臣去其尤不職者而後所司各考覈其屬帝從之於是泰同官馬謹及都給事中胡清等交章劾尚書郭璡吳中副都御史李濬右通政李錫祭酒貝泰太常少卿崔銮都

督陳懷蕭授衰疾妨政侍郎李庸洪興陳瑞僉都御史程富通政使李還順天府尹姜濤司業趙琬太常少卿蔣守約寺丞戴慶祖王一居新建伯李玉都督沈清等貪皆奉職無狀由是黜罷者數人已復出按山東泰素勵行好搏擊三為巡按懲奸去貪威稜甚峻九年超擢四川按察使巡撫都御史寇深忌其能參議陳敏希深指劾泰擅杖武職毆輿夫至死逮下刑部獄坐斬泰奏辨大理卿俞士悅亦具狀以聞皆不聽郕王監國赦復官于謙薦守紫荊關也先入犯關門不能守復逮下獄論死景帝宥之命充為事

官從軍自効景泰元年以大理右少卿守備白羊口未幾遷右僉都御史鎮易州節制紫荆倒馬諸關三年命兼巡撫保定六府尋進左僉都御史督治河道自儀真至淮安濬渠百八十里塞決口九築壩三役六萬人數月而畢七年移撫蘇松天順改元罷巡撫官改泰廣東副使以憂去久之四川盜起有言泰嘗涖其地有威名乃復故官往巡撫父老聞泰至呼忭相慶貪墨吏有免去者八年進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淮揚諸府水災民饑泰請寬恤停進課馬從之泰有才力居官砥節奉公蒞下嚴而不苛吏不

能斯所至民皆德之洮淮三年年甫踰六十即謝政
歸久之率同泰時為巡撫者稱者有孫曰良李宗曰
良豈城人永樂九年進士除御史時交趾初定欲得
老成有才力者安輯之乃以為交州知府地既都會
民襍鑛處最號難治曰良術循勞徠甚有聲績及大
交趾遂調重慶建言四事皆便民擢廣西右布政使
景帝嗣位以臨清地要重議遣大臣鎮之遂遷曰良
右副都御史以往在鎮二年為軍民所戴引疾弗許
乃舉都御史韓雍李匡等十八人自代章三上始得請
曰良豁達有雅度薄自奉而急於義施及親故家食

二十餘年不入城府鄉人高之棠繡雲人宣德五年進士授刑部主事為尚書魏源所器後金濂代源以剛嚴攝下多掀踏不敢忤獨棠與辨論譏訶不避而濂亦器之歷郎中錄囚南畿平反為諸郎最景帝嗣統超擢本部右侍郎未幾巡撫廣西所部多盜以次討平之登己卒下令行政舉後治黃竑獄竑譖廢太子竑擢都督棠欝欝不得志累疏謝病歸不携嶺表一物以清節顯

霍瑄字廷璧鳳翔人由鄉舉入國學授大同通判猪九載用薦就擢知府也先擁上皇至城下瑄與侍郎

既閭等出謁奉命括金帛充犒閭悉所有獻之已而
復至都督郭登戒嚴弗應瑄號泣不自勝從水竇匍
匐再出叩馬嗚咽衆霽亦叱之不爲動因獻上皇服
物出金帛犒也先軍上皇嘉數密諭堅守瑄慟哭而
返是時賊衆數出沒大同渾源伺軍民樵採輒見驅
掠或幸脫還率殘傷肢體村落遺民遂收聚入城然
無所棲息又乏食瓌聚泣告願就內地避兵瑄具爲
奏之于是老弱聽暫徙乃發粟賑貸饑民而所留城
守丁壯亦得除[illegible]役七年秩滿當遷鎮巡諸臣聯章
乞留詔加山西[illegible]參政仍治府事英宗復位德瑄及

固徵拜瑄工部右侍郎而固亦以石亨薦起家為戶部尚書既而巡撫上瑄治行賜誥旌異初瑄在大同巡撫年富被逮瑄資其家還里由是為鎮守太監韋力轉所惡撻之十餘至是瑄以聞且言力轉每宴輙用妓樂服御僭侈如王者又強取部民女為妾帝怒逮力轉下詔獄力轉因訐瑄違法事都察院請收瑄質訊帝兩釋焉其年轉左侍郎賜二品服成化初坐貸子錢於領運千戶屬督漕總兵官代徵被劾奪俸已而郎中何經以事抗瑄瑄奏經毀詈經亦訐瑄擅耕官地建煖閣諸事言官交劾帝以瑄先朝有勞但

停半載俸而調經南京未幾改督易州山廠其秋雷震午門災劾乃致仕久之不歸竟卒於京師瑄初治郡有聲不欺晚節以艱危時見知天子遂久都顯位云

曾翬字時升泰和人宣德八年進士治秦府永興王塋卻有司餽遺還授刑部主事進員外郎尚書金濂器之俾典奏牘有重獄諸郎不能決者輒以屬翬秦王以私憾誣巡撫陳鎰狎妓舉朝疑駭翬按得其情劾藩府不當汙誣大臣朝論偉之進郎中以侍郎何文淵薦擢廣西右參政思明土官知府黃𤦺既致仕

子鈞代瑀庶兄都指揮使玹時守濟州欲殺鈞而掛其子瀕詭辭徵兵於鈞令瀕結寨思明城外而潛以數十騎入城破械瑀鈞家瀕復歸寨僞使人報他盜爲亂佯哭仆地入城發哀鈞家有得免者愬於官府中人亦皆知殺瑀者玹父子也於是巡撫李崇徹鞫及刺使劉仁宅治其事玹使人持千金賄於道且約瀕得官盤府藏以報而父子各擁精兵挾之二人陽許諾鞫留於濟州而仁宅詣南寧瀕及弟瀚來迓仁宅伏壯士執之鞫亦誘執玹以歸下之獄崇以聞玹害則遣使上書請帝廢太子立己子帝大喜曰萬里外

乃有此孤忠耶擢玹都督同知出覈充寃獄事盡群輩等息而已尋以憂去制滿起官河南御史清軍者利得軍多枉及民輩為辨釋甚眾南陽諸府多流戶眾議驅逐人情惶急輩與巡撫協謀止之眾乃安天順五年遷山東右布政使民墾田無賦者奸民指為閑田獻諸戚畹部使者秉勘輩曰祖制民墾荒田永不科稅奈何以為閑田所奪之使者奏如其言乃免成化初轉河南左布政使歲饑輩計開封積粟多奏請平糶貧民賴之四年召拜刑部左侍郎仍食從二品俸尋視浙江考察官吏奏罷不職者百餘人

他獎政多所釐革還朝久之謝病去輦謹採行所至有聲及歸生計蕭然絕跡公府鄉人以為賢景帝既擢玹都督心念之驛召至京命涖事前府賜居第寵錫甚厚後遣使齎勅取其家所在資遣逾二年玹死瀕請嗣兵部言瀕嘗獄從父珝不宜嗣乃令瀚嗣指揮僉事英宗復位有衛卒縛瀕送京師下詔獄戍邊

邢簡字居敬陝西咸寧人少力學有志尚登景泰五年進士擢刑部主事進員外郎擢真定知府真定畿內劇郡蓄漢將卒錯處勳戚豪右多挽法奪民田訟

牒紛遝簡處之有方上下悉安以其間修學校清賦役討求弊而廢置之治績稱最成化中賜誥旌異居七年遷浙江右叅政召為順天府尹京邑供億繁民多被虐簡為裁節十五六改南京大理卿十三年徵拜户部右侍郎明年端午扈駕閱武萬歲山暴疾卒簡為人廉介種明與人交坦然無矯言飾行卒之日囊無餘貲士大夫莫不賢之時博羅李顒正統元年進士除户部主事歷福建僉事右叅政廉靜有威莆田豪游益綱侍中官勢横鄉里長吏莫敢詰顒至是除之衆遷山東右布政使天順四年舉治行卓

異成化初由浙江左布政使召拜工部右侍郎六年出治盧溝天津河道明年錢塘江溢壞田廬命顒往治長堤五千餘丈謝病歸卒

范理字道濟天台人舉鄉試 登宣德五年進士帝召諸進士試用人何以得真才論理稱旨賜白金寶鈔英宗初授江陵知縣民負逋租十四萬石上官徵之急不能償時將卒家墾田立戶號曰畸零不共役理定其等諭令各出僱役米因以償租民逋畢完甫七月惠政甚著以前令還任當解去民遮留之會少保楊溥子自其鄉來省溥問以道中所見對言所

過官司率有贈遺惟江陵令獨無溥必賢之薦為德安知府隨州民田為楚府護衛所奪者數百家猶令輸府理具奏盡還其田歲再巡屬邑省耕收賑疾苦而去在府中歷十四年擢福建右布政使大軍討賊理司饋餉有勞賚[illegible][illegible]遭喪服闋起貴州左布政使布政舊寄治於驛理奏徙貴州前衛而建廨焉土官貧不能襲者悉令之襲吏無[illegible]漁利楚蜀轉餉貴州艱甚理俾以銀代遠近稱便[illegible]列上其鄉有司賢否請行黜陟為吏科所劾下法司論罪已而得釋天順元年召為南京工部右侍郎修葺郊廟宮殿廨宇城

樓千百檻戰艦數百軍器數萬皆貯蘆場抽分局羨材內庫疏惡布帛以給賞不足則請贖鍰公私不耗而事集外轉漕南京者自求淺入倉石費至三斗理令軍就船支三月餉歲省米二十萬石因藉以備荒成化四年星變爲南京御史所劾下侍郎葉盛等勘奏以經赦不問明年就改吏部左侍郎理清勤優吏幹羨有文學備九載考績赴京道卒子絪進士歷兵部郎中坐事出知贛州有惠政比卒州人祀之龔遂祠

陳嘉猷字世用餘姚人父贊舉經明行修仕終太常

少卿嘉猷登景泰二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有訓導陳晁以治沙灣決河遷教授及河復決晁自詭能治工部以爲妄將罪之嘉猷疏爭曰朝廷常降詔求治河方略有應者晁故有勞効柰何族之置諸有罪之地晁不足惜恐自此大者緘口累足國體甚重乞令晁協同巡撫諸臣設策修築帝從之五年戶部以鈔法不通議令兩京蒭房果園蔬圃及大小市廛月輸鈔於是人情洶洶幾罷市是時遠近若旱澇流殍塞途嘉猷率同官言兩京根本地不宜當凶歉之秋爲擾民之事且云欲足財用在陛下躬行節儉去冗

宜汰冗兵省無益之費罷無功之賞停不急之務禁游食之民則賦自充安在頻會箕斂絕小民衣食之源以為國利帝感其言於是園囿及市廛小者得免徵天順三年以刑科使朝鮮責其王李瑈與建州董山私媾事瑈惶恐稽首謝罪還偕行人彭盛冊封滿剌加遇颶風舟瀕溺漂蕩六日迺至海南衞遇救免帶物皆棄之以行嘉猷再使外蕃皆卻其重饋還擢通政左參議成化初進右通政遭父憂詔奪喪畢起視事力辭不許乃赴官退食輒衰麻哀慕毀瘠未終喪而卒

賈銓字秉鈞邯鄲人永樂末舉進士授刑科給事中
尋掌科事屢有糾駁英宗踐祚既肆赦復命獄在京
重囚赦所不及者多所原宥銓請推行之南京報可
秩滿陞大理知府王驥征麓川軍馬驛騷銓外供
師旅內撫士民盡驥才之乞與僉事徐觀楚
雄知府馮郁同賜優擢吏部尚書郭璡等請如驥言
帝曰銓等誠有勞但征南將帥未還行賞不宜先賞
饋運官朕非吝爵祿俟功成敘未晚也璡等頓首
謝不及既麓川平擢雲南左參政仍知府事再以驥
薦遷治司事居數年政績益顯會左布政使闕軍民

數萬人須鑑善政乞以命銓巡撫侯璡等亦疏請銓
遂得推土官十餘部歲當貢馬輸差發銀及海肥八
府民歲當輸食鹽米鈔采累歲初皆積逋不能償銓
等為言除之民感悅治行聞賜誥旌異九滿入都軍
民恐其遷去相率乞留詔乃命還任天順四年舉政績
卓異先是戶部　吏部尚書王翱欲推銓帝以
問李賢賢曰聞其名未見其人也及是來覲帝命賢
覘之還奏貌不稱乃以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尋
兼撫河南山東歲祲請召還清軍御史河南饑請停
徵課焉皆許之成化初左都御史李秉督師遼東召

銓署院事中官唐慎等從征荆襄還聽從人諸杖死淮安知事谷淵自奏乞免銓等請罪之乃付慎等於司禮監而命法司罪其從人未幾卒官謚恭靖銓為人謹厚歷雲南政績為一時冠比為巡撫政尚清靜不自表襮吏民

銓全以布政舉卓異者有秦和梁槃先山徐環皆進士槃為刑部主事善辨冤獄有時譽用薦擢廣西副使進右布政使將士禦賊多殺良民報功槃論其帥官致殺民一人準功一級全活無算田州土官岑鑑兄弟相讐槃為解之却其厚饋撫諭梗化女土官稍首遵約束民夷服其信義遷

浙江左布政使益能其官環正統中爲四川督糧叅
議遭父憂御史及布按三司頌其賢因奪喪還任累
官福建左布政使久之致仕前後善政皆爲人所稱
彭誼字景宜東莞人正統中由鄉舉除工部司務嘗
與尚書辨事曲直無所[illegible]阿景帝立用薦改御史從
尚書石璞塞沙 考決何 進秩二等已而復決再往塞
之時瀆潰設夫淺夫無廪食必誼言人給米月三斗
已從大學士王文獲賊許道師擢大理丞諫官言誼
治河甫還秩河堤隨壞已爲冒進今又以徼勞遷恩
寵遇濫帝不聽尋擢右僉都御史提督紫荊倒馬諸

關都指揮胡璽納賄縱軍劫掠罪狀天順初罷巡撫官會中朝有不悅誼者下遷紹興知府歲饑輒發廩賑貸吏白當俟朝命誼曰民方急安得循故事吾何愛一官不活萬人命耶明年秋民爭輸納不失故額築白馬牐障海潮[illegible]府賴焉歷九載多惠政超擢山東左布政使入為工部左侍郎成化四年遼東巡撫多不稟命於大臣中求之乃改誼右副都御史以往鎮守中官橫徵諸衞誼下令凡文牒不經巡撫審定者所司毋輒行虐焰為息六年寇度遼河入犯誼督軍擊敗之十年戶部徵所司開黑山金場誼奏

言永樂中太監王彥嘗開是山督夫六千三閱月得金八兩不足償費請罷之誼好古傳學通律曆占象水利兵法之屬平居謙厚簡若無能者而臨事毅然有斷鎮邊八年軍令振肅所建立多可經久年未老四疏告歸家居二十餘年卒人服其勇退同時雷復字景暘湖廣寧遠人正統初進士改庶吉士授行人遷御史出為廣西副使藤縣民胡趙成構猺賊攻陷縣治與參將范信討斬之成化初以大臣會薦擢山東右布政使七年徵拜禮部右侍郎尋改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九年春賊入紅沙煙督將士擊敗之

再進敗之煙寺濟石人村賜勅、獎勞是時山西大祲
而建議以陝西用兵令預徵芻餉轉輸榆林後上言
自山西至榆林道路險絕民費銀往易價既翔踊不
免轉貸累其償責爰至破產秋雨雪愆違饑民疾病
流離困悴萬狀而應輸緞帛藥果諸物又不下萬計
乞依山東例蠲除仍發帑賑贍帝從之及發金三萬
不足又請粥鹽四十萬引并令民入粟授散官皆報
可後端恪謹法度所至得軍民心卒官
蔚能朝邑人初為吏以能授光祿寺典簿性勤慎盡
心職守正統中秩滿當遷四署官聯章乞留卿奈亨

亦以為言乃超擢本寺丞景泰元年進少卿凡祭祀蔬饗及犒四裔貢使隣人辨名物量出入察其豐約美惡觀視而品嘗之稍不慎職召所司飭責由是大官無闕事三年遷本寺卿瓦剌貢使將至供億不足請停內官曹吉祥等及國師佛子禪師酒醴以資用從之天順元年進禮部右侍郎仍掌寺事四年秋大烹時闕炊言者以罪能等濫用先是有旨西天佛子鎖南釋剌日給酒饌至是死能等援故事終百日停給帝怒執能下詔獄已而釋之大內供奉器皿為中官私鬻能與同列奏之且請稽覈帝入中官言大

怒後下詔獄詰所由能謂少卿鄭鏞劉建等曰上怒不可測吾老矣當身任之諸君方駿駿以向用不相累也遂自引服於是鏞等但奪俸而能坐贖徒特削侍郎謫南京成化初卒於廨亂雖起刀筆而有操執知大體官光祿四十年未私其嘗先是永樂時穎州張泌為卿最有名吏部每除光祿官成祖必問其人得如張泌否自泌沒續者罕及至是能與之埒能既卒後為卿者皆自以胥流不肯親細務任廚吏侵冐餧且粗惡為外裔所笑及增造龍鳳窯器不復恤國用於是戶部尚書年富奏物料歲增請治光祿侵尅

衆士大夫益追思能賢能之先以謀流為光祿者有井泉郝郁奈亨泉起厨役丞樂中積官至光祿監事嘗與鄉張泌發中官陰事成祖嘉之并賜詔免二死泌卒遂超擢泉代之泉傾險無行仁宗在東宮典膳局故有厨役二十人一日成祖疑東宮饋遺之歸下旨詰問且命法司逮治而二十人者實皆在乃已泉並進入光祿寺自是東宮幾僅二膳泉矯上旨他有宣索一物不得給太子莫究所自不敢自言成祖但有疾或竟月不覲亦未知典膳無人也及仁宗嗣位聞宮中故牘始知事本泉及楚蕭成所奏大怒未幾

泉奏故事咸遣光祿正官採職而貍於南京帝責曰朕方詔停不急務爾欲以飲食細故失大信耶叱之下會御史劾泉咸及署丞王羆等救後盜內府物法當斬帝乃并出前奏示羆[illegible][illegible]頓首請死帝赦之曰爾問吾父子幾枉殺二十人又矯詔乃立誅咸羆以寄書奏遂并誅而泉有免死詔斥為民以丞撫寧郝郝代之郝初為永平府吏靖難兵起預守城功授光祿寺積資至丞當泉之無禮於東宮也郝獨不與其誅且素行無過故見擢為卿其能不及泌然奉職勤慎及郝卒而香河佘亨更以吏顯亨亦以靖難守城

功除修武丞召爲吏部文選主事進員外郎亨有才譽而無檢行善事尚書郭璡璡喜其便習奏加正四品秩再遷遂代郭爲卿時王振用事亨謟附之婚音日給牲醴品物以爲常振喜得加戶部左侍郎仍掌光祿事嘗與吏部郎中趙敏構陳群連尚書王直俱下獄幾爲所害由是朝士益惡之當景泰初亨年七十餘儯矣猶染其髭鬚自[illegible][illegible]下有竊笑者亨怒捕之其人遂發亨奸贓罪下獄坐死以老得原但令致仕越二年而能爲卿能之後吏無復有爲光祿者矣楊翥字叔璣無錫人正統四舉進士授戶部主事遷

郎中有能聲景泰中推山西處參政尋行州縣檢覈民戶立三等法以均徭役上下稱便遷陜西右布政使居五年調河南左布政使未上以母憂歸成化三年召拜戶部右侍郎甫入[illegible]改右副都御史撫治荊襄流民時賊首劉通石和尚等雖誅餘黨尚竄伏山谷流屯聚者不下百萬璿命留者著籍去者資遣之奏黜屬吏不職者百餘人析內鄉地置淅川縣周行賑恤區畫有方六年朝議修京畿八府荒政乃命璿巡撫其地時所部官廩俱匱璿多方措置有司急事者繩以法而巨室不樂捐輸怨謗紛起璿行之不顧

由是府縣有儲蓄營建言京師東南諸州縣屢被水患良由地勢平坦水易瀦積而上流滹沱白溝唐河堤岸不修每霪雨輒決溢為下流患間有長吏欲為民興利者又以此疆彼界智力難施不過其諸東西以鄰為壑遂致地利咸失歲比不登小民艱食仰口待賑而已夫儲積有限請給無窮殊非經久之計請特遣使尋河渠故道相度鑿濬隨宜疏濬復增高上流三河堤岸庶水患可息帝即命璹督理工既竣民賴之八年改撫河南訪民瘼祛吏弊奸宄屏跡十年卒於官璹通敏有操家素豐而自奉甚約治官如

治家惟其是不擇利害而趨[illegible]士大夫語政事才者必推薦

夏時正字季爵仁和人正統十年進士除刑部主事父憂歸爲鄉人誣訐逮下獄讞白得釋景泰六年以郎中錄囚福建出死罪六十餘人中有減死詔充所在瀕海衛軍者時正慮其入海島爲變轉發之山東然後以聞因言凡福建減死囚俱宜戍之北方法司是其言而請治違詔罪帝特宥之時正又言通番及劫盜諸獄以待會讞淹引時月因多瘐死請自今即令所司斷決詔從之且推行之天下天順初擢大理

寺丞久之以便養還南京大理少卿成化五年再遷本寺卿明年春命巡視江西災傷至則與發勸分除無名税十餘萬石汰諸司冗役數萬奏罷不職吏二百餘人增築南昌贛江堤及豐城諸縣陂岸民賴其利然時正性故率易嘗上奏不具費奏人姓名吏科論其簡忽帝宥其罪令録彈章示之時正遂乞休歸僦居民舍布政司張瓚爲葺西湖書院居之家食三十年年近九十而卒時正雅好學既閑居久益留心簡籍多所著述於稽古禮文事尤詳東南學士推重之其考察江西官吏也吉安知府許聰與馮聰初

除吉安言府多強宗豪右難治請勑以往遂一切用威嚴繩下死於獄者五十餘人性復矜傲副使戛寅行部至府聰屢抗拒寅不能堪按察使年傳劾寅奏發其凶狡及乾沒官錢事未及勘報適時正至入寅等言考黜聰而千戶蔣慶者復訐聰陰事時正遂執聰下獄具以聞巡按御史俞蓋以寅與聰有郤難盡信亦奏於朝詔刑部員外郎李廷美會蓋覆訊還奏五十人者多病死非獄勘先是吉安有僧與司禮王高善然聰嘗笞辱其徒譖於高高雅使佛脩爲帝言聰酷虐狀帝信之疑廷美蓋有私下之吏而別遣錦

衣官覆按報如時正等言械聰至京廷訊論斬詔即棄市毋覆奏遂於夜半戮之謫廷美畫有差而以吉安同知黃景隆代聰景隆故與聰不協聰之死景隆有力焉及爲知府酷暴過於聰巡按御史沃頫奏狀帝命刑部郎中屠勛往治閱囚籍死者凡四百十七人而無罪故勘者百有六人遂逮下法司論斬竟死於獄屍久之不收蟲流於地云

林鶚字一鶚浙江太平人景泰二年進士授御史嘗監京畿鄉試內閣陳循等以子不得舉訐考官而鶚邑子林挺預薦疑鶚有私逮鞫考訊將中鶚而挺實

無他事得白英宗復碑倣先朝故事簡廷臣出知府事鵬得鎮江召見賜膳及還里賚諭所以用意鵬感激比至章奏舉劾治甚有聲漕故經孟瀆險甚巡撫崔恭議鑿河自七里港引金山上流通丹陽避之鵬言道里遠多石且壞民廬墓請按京口牐甘露壩故迹濬之令通舟春夏啟牐秋冬度壩功力省便恭從議遂為永利居五年以才任治劇調蘇州鵬為政務簡靜遇事必審覈數[illegible]蘇人始重鵬名意旦暮有建率頗見謂遲緩鵬守之如故民亦安之成化初超遷江西按察使讞獄必麗情法不妄狥人有犯大辟賄

達官求生者鷄執之愈堅廣東寇行剽至贛州境急
調兵禦之遂遁廣信妖賊妄稱天神惑衆旁近邑晝
驚鷄捕戮其魁立解散歷左右布政使歲饑奏減民
租十五萬石成化六年擢南京刑部右侍郎踰年以
母憂去服除召爲刑部右侍郎執法不撓名出諸卿
之右十二年得疾還卒鷄秉禮義交遊不苟措對妻
子無惰容公餘輙危坐讀書事生母孝謹母性嚴色
稍不怡必跪請其懽乃已歿之日不能具棺歛友人
爲經紀其喪鷄始在鎭江又焦先廟見像用冕旒侍
衛如王者曰先隱士也胡可僭爲易去蘇州先聖像

歲久剥落鵝曰塑像非古也洪武太祖於國學用木主

命改從之我以毀聖像爲疑鵝曰此土偶耳豈真聖

像耶况古人席地而坐正不如此聞者嘆服嘉靖中

御史趙大佑上其節行贈刑部尚書謚恭肅

黄孔昭黄岩人初名曜後以字行改字世顯父瑜進

士兵部主事孔昭年十四遭父母喪哀毀骨立旣長

父友建寧知府賈瓫知其賢舉爲松溪訓導不果嘆

曰丈夫不能自致通顯乃藉人薦引耶日鍵戶讀書

至忘寢食遂舉天順四年進士授屯田主事奉使江

南鄉人仕其地者以束帛餽郤弗受司多積弊孔昭

欲振刷為仝列所忌使賤吏挾之事覺停直仝列坐罷官進都水員外郎成化五年久選郎中陳雲等為吏所訐盡下獄貶官尚書姚夔知孔昭廉乃調之文選九年進郎中故事選郎李閔門謝客孔昭獨否曰國家用才猶富家積粟粟不素積豈足濟饑才不預備安能濟用苟以深居絕客為高何由知天下才俊公退過客至輒延見訪以人才書之於册他日除官以其才高下配地繁簡由是銓叙平允以其私干者悉拒之雖貴要不顧也嘗與尚書尹旻爭事至推案盛怒孔昭拱立不去徐俟其怒止復言之旻雖不盡

從然亦信其諒直吳暱通政譚倫欲用為工部侍郎
孔昭執不可吳卒用之後倫果敗吳有故人為布政
屢欲推為巡撫孔昭不應其人入都求謁不覺屈膝
孔昭遷部之他日吳令推舉孔昭曰彼所少者大臣
體耳吳詢知其故謂其人曰黃君不離銓曹汝遷不
可望也其守正不撓如此為郎中滿九載始擢右通
政騰武職黃久之遷南京工部右侍郎有官地十餘
所為勢家所侵奏復承詔薦舉方面以知府樊瑩
僉事章懋應役皆為名臣郎官主藏者以羨銀數千
進所造之極地得古昂急命工鐫文廟二字送之廟

中儀中貫欲獻諸朝見錯字而止孔昭嘗舉武行與
仝府陳選林鶚謝鐸友善並為士類所宗弘治四年
卒嘉靖中贈禮部尚書諡文毅子備亦舉進士為文
選郎中備子綰以議大禮至禮部尚書自有傳
論曰明自開國以來往往勳飭吏治綜課實功馴至
英景而後中外庶績猶班班可考若陳泰以下諸臣
是矣夫人才甚非乏也惟朝廷有責實之意斯委任
咸當慶賞不虛凡僞術浮名無所於用其以破玩愒
之習收振舉之效不難矣然則轉移風氣豈不在人
與

明史卷二百三十一　　列傳八十二

原傑　　徐廷璋　　李綱 張綱

陳濂　　夏壎　　張瓚

盧祥　　李侃　　高明

年富　　楊繼宗　　王詔

謝士元

原傑字子英陽城人正統十年進士授南院御史尋改北巡按江西捕誅劇盜數百人奸究歛跡再按順天諸府近畿州縣大水民舉流亡而牧官馬者乏芻藁馬多斃有司責償甚峻傑極陳其困請免償且移

牧他縣而閘中鹽引入米賑饑疏入為所司所格景帝卒從傑議傑又以入米例重請輕之亦報可超擢江西按察使御史胡鍊家居請屬有司傑劾罪之癸寧王奠培淫亂事革其護衛治行聞賜誥旌異遷山東左布政使成化二年就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歲凶資傑賑救民無流移召為戶部左侍郎六年春察吏河南考黜公當時黃河遷決不常彼陷則此淤軍民就淤墾種以給口食償賦稅而奸徒指為園場屯地投獻王府徼賞王府輒據有之民不聊生傑請自今獻者請戍受獻并罪從之其年冬順天永平河

間保定四府饑詔發帑賑濟命傑督之傑計口給三月食至麥秋乃罷得羨銀二萬有奇請於朝令有司易粟備賑詔可還遭母喪去九年江西盜起以傑嘗再蒞江西能得民詔起復往治傑設方畧捕獲六百餘人餘悉解散明年改左副都御史還佐院事荆襄流民復聚至數十萬人朝廷憂之祭酒周洪謨嘗著流民圖說謂當增置府縣聽附籍為編氓可實襄鄧戶口俾數百年無患都御史李賓採之以聞帝善之十二年遂命傑出撫傑至徧歷山谿宣朝廷德意延問諸流民無不忻然願附籍於是大會湖廣河南陝

西撫按官籍之得戶十一萬三千有奇口四十三萬八千有奇其初至無產及平時頑梗者驅遣其鄉凡萬六千餘戶而附籍者用輕則定田賦民大悅因相地勢以襄陽所轄鄖縣居竹房上津商洛諸縣中道路四達去襄五百餘里山林阻深將吏鮮至徃有盜賊府難遥制乃拓其城置鄖陽府以縣附之且置湖廣行都司增兵設戍而析竹山置竹谿析鄖置鄖西析漢中之洵陽置白河與竹山上津房咸隷新府又於西安增山陽南陽增南召桐栢汝州增伊陽各隷其舊府制既定薦知鄧州吳遠為鄖陽知府諸縣皆

擇隣境良吏為之由是流人得所四境乂安將還以地界湖廣河南陝西事無統紀因薦御史吳道宏自代詔即擢道宏大理少卿撫治鄖陽襄陽荊州南陽西安漢中六府鄖陽之有撫治大臣自此始也傑以功進右都御史先是傑數數歷於外既居內臺不欲出俄得荊襄之命非其意也事竣急請還朝帝已許之而左都御史王越忌傑剛正不欲與共事謀之內閣劉珝會南京兵部缺尚書珝遂以傑任之傑時以積勞成疾聞命益鬱鬱疏辭不許遂卒於南陽年六十一鄖襄民聞之流涕為立祠詔贈太子太保錄其

子宗敏為國子生

徐廷璋字公器羅山人性豪邁有才畧景泰初舉進士授工科給事中四年上言七事畧謂師保之官非賢不授今每部增尚書一人都察院增副僉都御史三十餘人且徧加官銜名器猥濫天下教職多用歲貢監生山林儒士素無積學問難茫然宜專用副榜舉人以重其選鄉舉舊有定額今陝西山西皆增至百名及會試無一中者歲貢亦四倍於昔請仍如正統前例天子綏來萬方不貴異物近蠻方屢貢金銀寶石火鷄白鹿之屬未足為珍徒擾道路請一切停罷

河南山東湖廣浙江省內地可省巡撫官其撫邊方者不宜久任致法玩不行京師天下所取則令當飭庠男女雜集焚香寺觀大壞風俗宜嚴為禁飭春秋之法誅奸邪必先誅黨附今尚書何文淵既罷其黨許資王翺汪廷訓何澄輩亦宜斥逐疏入帝嘉之下所司議遂省四巡撫天順中歷兵科都給事中憲宗嗣位錦衣都指揮門達有罪廷臣會鞫猶畏達不敢言廷璋怒叱加刑達乃服辜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劾總兵官張傑貪淫傑亦疏訐廷璋詒遣官往勘言傑所犯有跡廷璋事多虛詒俱逮問及廷試如勘者

言乃請條戍邊廷璋停一歲俸改撫甘肅數條上邊務且請設肅州學校諸山丹涼州莊浪西寧已建學者諸生得食廩充貢如中土帝多之在鎮七年武備整飭調撫軍夏大築邊墻塹山堙谷亘數百里邊人賴以保障是時余子俊撫延綏馬文升撫陝西並負物望而廷璋名與之埒稱關中三巡撫九年兵部尚書白圭言廷璋剛方有為未嫻軍旅請與兩廣巡撫吳琛更調以盡其才帝不允明年平虜將軍劉聚等妄奏韋州之捷言官因劾及廷璋已而給事中韓文堪報白廷璋無罪乃免尋坐事罷歸久之卒

李綱字廷張長清人幼從父入都墜車下車轢體橫度竟不傷人咸異之登天順元年進士授御史綱爲人負器局有操執歷按南畿浙江舉廉能伸寃抑去浙江贓吏至四百餘人奉命編集延綏土兵邊人畏服還遷太僕少卿巡畿輔馬政先時視馬者至有司率斂錢饋遺至是弊絕按行冀州遇盜奪其橐將啓之問隸人曰乃太僕李公耶是何從得金不啓橐而去成化十三年遷右僉都御史佐院事明年轉左出督漕運與平江伯陳銳共事運艘遭風失糧者請免逮問從之踰年卒銳見篋中惟弊衣數襲撫涕曰真

君子也為具棺歛聞其清節於朝帝特命賜葬不為
令同邑張綱者字大振景泰五年進士授御史中官
曹吉祥欲庇一指揮廢嫡立庶綱執不可成化初遷
江西副使轉湖廣按察使七年以薦入為左僉都御
史廷議畿輔八府增設廵撫一人乃命綱廵撫順天
永平兼振飭山海薊州邊務綱謹慮盡心吏事為廵
撫數年引疾致仕卒其名蹟與李綱相亞云
陳濂字德清鄞人正統十年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
鎮海衛卒趍訐指揮以下數十人株連逮繫甚衆濂
訊得其情抵卒罪進員外郎景泰三年遷廣東僉事

特剳使巡視海道海擬多大盜奸民又陰與通令侍濱海閩山為寨隊率兵攻之而密遣水軍犯海上鋒既交值大雷雨賊用度不可勝欲就舟超外洋森與水上軍夾擊之賊大潰自相蹂踐斬溺無算成化二年詔九卿舉堪任兩司正佐者尚書姚夔等會舉五十二人以森為首就擢左布政使久之兩廣分設巡撫詔森以右副都御史撫廣東時頻歲軍興供億勞費森久居嶺表深悉閭閻利病盡心拊循軍民藉以稍息明年改督漕運兼巡撫江北諸府會考察奏罷知府以下至一百七人疏請禁南京進貢內官侍勢

啓牐洩水阻運又以中官都留守移盛倚法爲人害
奏乞按治皆報可以母憂去八年起復撫河南辭不
允至則改撫畿南居數月復改督漕運濂篤實不敢
所至有惠愛軍民宜之踰年卒官

夏塤字宗成天台人景泰二年進士授御史巡按廣
西福建有風裁天順初淸軍江西鎭守中官葉達恣
橫三司大吏莫敢抗塤奏發其姦達爲斂戢不敢肆
六年以薦超擢廣東按察使時用師歲久兵不足從
民守城塤至悉遣之民皆感泣曰夏公活我成化初
奏言選擇非精用兵無功此如醫之治疾必先察其

根源乃可救于藥餌歟有司失政撫字乖方賊因得
通誘良民使為徒黨劫掠不踰數百脅從無力萬千
進則驅之當前退則殺以狥憤是害常在我而利常
在彼矣况用兵不已供飲日增以易撓之人心責無
窮之軍費恐外患未除內變先作請慎選監司守令
善用撫綏俾孑遺之民咸懷恩固守彼被脅之衆自
聞風來歸兩廣藥石端在於此帝深納其言都御史
韓雍既破賊將置酒高會墳曰師出為民乃病民可
乎雍改容謝尋遷右布政使調江西左布政使八年
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川多苗獠時為寇墳立互

知會捕法賊為之戢古州苗萬餘人往爛土居已久
時議逐之璜謂擾之非計松潘參將堯武謂蓋戍兵
三千又力陳不可事皆得寢已奏言所部將校多亿
法若必待奏請動踰時月輒至遁逸請先逮繫然後
奏聞帝可之璜剛介廉潔不屈意於人善聽斷所至
民不冤在蜀三年民夷畏服然性頗高亢厭繁劇與
時多齟齬故年未五十即求退章凡四上乃得請既
歸杜門養親不接賓客又五年卒子鍭自有傳
張瓚字宗器孝感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授工部主事
尚書石璞奇節山西侍郎趙榮治沙灣决河瓚皆從

選郎中歷知太原寧國二府有善政成化初市舶中官福往貪恣日役工匠千計横取公私財賄不訾瓚順禁戢其下往怒誣瓚於朝瓚遂列上往罪下布按二司案覈布政使李顒等具實以聞往被責懷其黨多抵法由是瓚名震一時尋以大臣會薦遷廣西參政轉浙江左布政使十年冬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十二年播州致仕宣慰楊輝言所屬天壩干灣溪諸寨及重安長官司為生苗竊據請王師進討詔瓚宣諭俾還侵地不服則征之已而瓚奏苗不恭命臣等用致天討破寨十六斬首五百招撫復業者九千

八百有奇請設安寧宣撫司即授輝子友為宣撫以
鎮之詔可賜敕獎勞賚以母老謁歸至則母已卒會
松茂番賊犯邊西鄙驛騷詔起復視事先是僉事林
璧建言松茂在昔時為大鎮都御史寇深侍郎羅綺
嘗假便宜尋剷其地故有功令惟設兩叅將以副使
居中調度事權既輕臨敵進止稟令制府千里請
戰謀洩機緩未有能獲利者宜別置重臣資彈壓或
即命瓚兼領專其責成計亦便部議然之乃命瓚兼
督松茂安綿建昌軍務及是瓚至軍審度形勢令副
總兵堯彧帥松潘叅將孫暠軍威疊為夾攻計而瓚

衆閒修河[illegible]路作[illegible]梁治月城避偏橋棧道由是軍復安行精餉無阻十四年六月進攻白草壩西坡禪定數大砦斬獲亡算移師狥茂州疊溪所過望風降附抵曲山三砦皆負險自保奮兵攻破之再討平白草壩餘孽先後破滅五十二砦斬首千餘級賊魁撒哈等皆被殲其他一百五砦悉詣軍門獻馬納款諸番盡平留兵戍要害增置墩堡乃班師帝嘉其功徵拜戶部左侍郎辭弗就遂歸終制十五年起左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江北諸府十八年歲大祲疏請賑濟得發銀五萬兩已復勅攢穀淮安倉糧分

賑而瓚已卒瓚才氣過人功名著於西蜀惟天資干之役或言楊稗溺愛庶長子友欲官之詐言生尚為亂瓚信之因而興師其功不無矯飾云

盧祥字仲和東莞人年三十始習舉子業省其兄全州訓導寬遂領廣西鄉薦登正統七年進士授南京禮科給事中數有論建常坐事徵下吏事白留為吏科給事中景泰四年秋以災傷下詔寬恤凡謀逆殺人及盜並許自首除罪祥上言此皆巨憝常赦不原往者陛下登阼因廣東寇亂偶沛殊恩不可為例且使比而免罪彼受害之家終銜冤憤好惡既戾人心

感召寧司象意[illegible]欲鄉災反恐召變帝感其言乃下所司再議時鎮守福建中官戴細保貪恣為辦事吏丁昇所奏帝不問祥言往交趾既平以一中人肆虐遂喪師失地今細保違法害民恐復激鄧茂七之變不可不察况事未上聞彼猶心畏今知而不罪復何顧忌哉乞賜推驗明正刑章并勅天下鎮守內臣惟理機密毋侵有司應貢品物責自辦納毋為民擾隨從役人府縣歲一易勿令久據庶上不失國體下不失人心帝不能用吏部尚書王直請老帝不許祥言直懇懇乘辭宜從其請必人望見留當免朝叅并煩

以政俾之就第有大議名而咨之於優崇老臣廣為侍禮祥好議論識大體雅以風節自矜仝官中獨與林聰厚善凡有獻納多協成之故名稱亦相埒既十年不調意不能無望乃劾吏部左侍郎項文曜憸諂專擅選法詔廷臣按狀文曜言祥求遷官不得故見誣遂并執祥治之謫蒲州判官天順初名為禮科都給事中八年屢遷僉都御史代徐廷璋巡撫延綏祥留心邊務數上封事多合機宜以南人不樂久處邊地上章乞罷為鎮守諸臣疏留不果去成化三年秋震午門御史劾[illegible]老疾乃致仕

李侃字希顏東安人以東行人司副侃舉正統七年
進士授戶科給事中景帝監國陳簡將才募民壯用
戰車三事也先逼京師議者欲焚城外馬草侃亟言
賊性輕剽無持久心乞勿焚毀免他日復歛為民累
皆報許時父母在容城侃曉夜悲泣乞假冒白刃迎
之途遇寇幾殆景泰初議錄扈從死事諸臣後侃言
避難偷生者宜加嚴譴以厲臣節上皇將還與全官
劉福等言禮宜從厚忤旨被詰尚書胡濙為解乃已
再遷都給事中星變求言請如于謙議罷給僧道度
牒且指切時政先是軍興減天下學校師儒俸廪至

是侃以為言詔從之戶部尚書金濂違詔徵租侃連
章論列濂竟下吏武清侯石亨縱從子都督彪侵民
業侃請置之重典并嚴禁勳戚中官不得豪奪細民
有司容隱者與仝罪帝宥亨彪餘如其請時給事中
敢言者林聰稱首而侃亦矯矯有直聲廷議易儲諸
大臣唯唯侃獨泣言東宮無失德聰與御史朱英亦
言不可事雖不能止然時議壯之旋擢侃詹事府丞
預修宋元通鑑綱目五年順天饑催科方急侃疏請
得停徵英宗復位改太常丞居父憂以毀聞服闋改
太僕進少卿憲宗初深激勸四事請設武科擇武將

奏沿邊土兵聽壘夷寨自攻擊事多議行成化二年
後設山西巡撫遷侃右僉都御史任之奏言塞上之
地與窮荒無異寒風裂膚驚沙惨目自是生長其間
者未有能寧居而狎敵者也今南人戍西北邊者怯
於風寒聞賊膽栗而北人南戍亦不耐欝暑至即瘠
逸宜令南北清勾之軍各就本土補伍庶人情交便
而戎備得修時不能從首小石受子被禽以馳馬采
贖侃請歸之以結其心巡按御史李傑劾取所部物
不予直侃發其事傑亦訐侃他罪遣官按之傑事有
驗遂被逮除名而訐侃不已再遣給事中蕭彥莊按

之侍侃薦舉不避親故擅提都指揮宮塲諸事帝以
侃無贓罪宥之六年考察屬吏奏罷布政使王允李
正芳以下百六十人因言諸臣中有年與臣相若不
堪任事者臣悉退之則如臣庸劣亦當罷黜敢乞骸
骨詔不許侃性剛方尚義節力振風紀墨吏屛迹以
其暇周閱積案選將練兵封守晏然遂專以興教化
爲務又念吏多奸慝欲令冠儒冠以革其心人頗迂
之其年冬以母喪歸軍民擁泣至不得行服除遂不
出家居十餘年卒侃事親孝好學安貧沒幾不能殮
弘治初國學生江紀湯言前祭酒胡儼都御史高明

李侃學行節功章著選日並乞賜謚寢不行侃二子德恢嚴州知府德仁河東鹽運使皆進士

高明字上達貴溪人幼時嘗刲股愈母疾登景泰二年進士授御史閱內苑造龍舟抗疏切諫有指揮為大臣所陷論死辨出之徐州民苦有司貪暴訴於朝時例越訴者戍邊明年戍邊之例防誣訴也今訴不誣法止當杖民有為妖言者吏貪功誣以謀反明按問無反狀止坐妖言律帝皆報許巡按河南黜屬吏不職者六十人黃河南徙居民占耕新灘或欲履畝增稅明曰河徙無常稅額不改異日復為巨浸民何堪

耶事遂寢再按叢輔入總諸道章奏天順初尚書陳汝言有罪偕諸御史劾之汝言遂下獄四年御史趙明等劾天下朝覲官語觸帝怒詰草疏主名衆大懼明獨自承都御史寇深素重明言頻年章疏盡出明手幸弗以細故加罪帝意解頗反稱明能石亨既誅僮僕皆見狀明言亨誠有罪然僮僕不宜坐免者百人吏部擬遷山東按察司詔留之京師乃擢大理寺丞憲宗立拜南京右僉都御史上言留都自春徂秋淫雨過節此陰氣太盛之故也夫君爲陽臣爲陰今皇威權下移敢朝廷爲陽宮禁爲陰今宦女謁衆盛

歟君予爲陽小人爲陰豈邪按彙進歟外官爲陽内侍爲陰豈奄侍竊政歟有一於此不可不戒聞春暮時揚州民無故驚疑扶老携幼渡江而南兩月方止此亦變異之大者乞修人事以回天意時納馬入監者多至萬餘人明奏請區別又薦郎中孫瓊陳鴻漸梅倫何宜主事宋瑛皆端方慎潔恬於進取宜加顯擢以風有位疏入下之所司成化三年揚州鹽匪起守兵失利詔明討之明造巨艦名曰壽亭往來江上督戰賊已歛跡而中官王允中錦衣指揮馮璲復奏命率浙兵五千來籍首惡者家明慮激變諭數之毋

令出兵兩投右暴於御史顧以山戴琥擒賊九百餘
人並江置邏堡來高候望賊蹤跡無所匿江海爲清
益平命侍允中清理鹽課內官有當私鹽者據法沒
入之鹽政大釐奏言自正統以來戶部與遼東撫臣
柯奉勢要及邊鎮中貴濫派淮鹽致其家人變賣官
實額外倍支宜嚴爲禁革因條上利病十餘事多議
行仍還原任以親老乞終養歸十四年上杭盜發時
朝覲後免喪久矣詔起明巡撫福建督兵往討先後
擒獲四百有奇並誅首惡三十六人餘皆減死遣戍
溪上杭地接江西廣東盜易嘯聚奏請析置永定縣

移疾徑歸久之卒明清介絶俗不樂仕進常言孔戣三宜去司空圖三宜休吾無才一宜去有病二宜去耄老無冠弟辛宜去以治益宜再起道平宜再去困自號五宜居士惜其規模頗隘不能容物晚年女已聘人復改適宗室爲鄉人所議云

羊偉巴人景泰初進士授御史巡按雲南南寧伯毛勝鎮金齒行事多違縱偉列具其罪上之將吏皆聳出爲福建僉事成化初三司及士民合詞舉奏進秩副使久之遷江西按察使政尚嚴厲入爲太僕卿八年以左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歲祲請發齊南倉儲十

萬石減價以糶臨清關税令收米麥濟賑皆從之時山東大饑雖已獲賑恤而饑民日衆轉徙益多俊言昔宋仁宗聞契丹流民入境命分送諸州給曠土耕牧冨弼守青州撫輯河北流民無異土著今轉徙之衆皆陛下赤子何間彼此請勑鄰境撫按隨所在安輯給舍授廪秋成資遣復業又乞開中淮浙鹽百萬引盡蠲州縣逋負租課詔如其請更命移臨清倉粟十萬石賑之至七月俊又言公私困竭救荒靡策乞開納粟例令胥吏得就選冨民授散官且截留漕糧備賑亦將俊上言今救荒者止救其饑不謀其寒縱

使得食終不免僵凍以死茲嚴冬已屆乞貸貧民布棉帝皆嘉納俸又撤發東昌濟寧倉粟十餘萬石為軍士月糧而以德州臨清寄庫銀易米賑濟奏請伏專擅罪帝特宥之已復以俸奏免柴夫折價銀發河南輸邊粟濟山東而別給銀為邊餉山東輸京租二十萬石給本地用十年又饑請發臨清德州倉儲出貸詔許發六萬石俸撫山東五年盡心荒政活饑民不可勝數軍民咸愛之以右副都御史改撫蘇松俸性素嚴以所部多巨室欲故摧抑之乃禁索私租勸富家出穀備賑動千計由是怨謗紛然中官汪直有

事南京有譖倖者直歸南未發也倖初在山東與布政陳鉞各負氣不相下鉞恨之後鉞巡撫遼東媚事直因從容言倖短直信之十四年八月倖議事至京直亦自遼東還遂請執倖下詔獄先是倖所親侍讀學士江朝宗除服還朝倖送之九江聯舟並下所至有司供張頗盛直因謂朝宗有所關說并下獄詞連僉事吳瑞等十餘人俱被逮指揮吳綬希直意搒掠倖詰倖不承獨承嘗受糧長銀詔徵入官倖繫獄半歲不能辦運坐者代輸其半詔免徵籍戍湖廣朝宗謫外復瑞等官倖在江西時共成許聰獄人多議其深

交至是被禍皆知爲直誣陷而無直其冤者踰年竟卒於戍所

楊繼宗字承芳陽城人天順初舉進士授刑部主事憫獄因多瘐死而特具食飲令三日一櫛沐全活者甚衆尤善辨疑獄河間獲盜遣里民張文郭禮送京師中途盜逸文謂禮曰縱盜者抵盜罪吾二人並當死不若留一人汝母老鮮兄弟以我代盜庶全汝母乎命禮泣謝從之文遂自加桎梏詣部繼宗察其言貌疑非盜竟辨出之成化初用吏部尚書王翱薦擢嘉興知府以一僕自隨署齋蕭然若僧舍剛廉孤峭

人莫敢犯而時時集父老問所疾苦為袪除之大興社學民間子弟八歲不就學者罰其父兄孝子節婦旌厲恐不及過學官以賓禮賓與宴推之上坐曰吾為民父母諸君則教吾子弟者也義屬師友豈可與屬吏班哉其訓課怠者亦嚴加譴讓自是師儒競勸文教大興有富民坐盜官絹繫獄論死御史張數行郡至即日入獄閱囚指問曰此無失主繼宗曰朝廷即失主數曰此無告者曰知府即告者數語塞御史亂儒清軍里老多被撻有死者繼宗榜通衢曰御史杖人至死者詣府報名儒怒繼宗入見曰為治有體

公但當別奸剔弊勵懲官吏若比戶稽核則有司事非憲體也儒不能難而心甚銜之頻行突入府署將窺其隙繼宗引入卧內發篋示之弊衣數襲而已儒慙而出中官過者索賄繼宗但遺以菱芡及歷籍中官曰我無需此幸界我金錢繼宗曰諾即發篋取庫金語之曰金具在請與我印劵他日得執以磨勘中官咋舌不敢受入覲汪直欲見之不可憲宗問直朝覲官孰廉直對曰天下不愛錢者惟楊繼宗一人耳九載秩滿超遷浙江按察使繼宗素知鎮守及諸司胥吏舞文甫至即揭榜數其罪戒後毋犯居數日尚

有倚鎮守作奸者即縛之曰此輩但知自為利不顧壞官司名節我當代掃除之鎮守亦憚繼宗方鯁不敢出氣由是奸宄斂跡異時諸大吏供億率責辦民間鎮守中官日費萬錢繼宗悉裁罷之又數與中官張慶忤慶積不能平有兄敏在司禮每與帝前毀繼宗帝曰得非不私一錢者楊繼宗耶敏惶懼遺書慶曰善遇之上已知其人矣聞母喪泣辭印徒跣號哭出止驛亭下盡籍廨中器物付有司惟攜一僕肄書數卷而還二十年服除以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畿內多權貴莊田有侵民業者繼宗悉奪還之按行關

塞武備大飭明年星變應詔陳言歷指中官及文武諸臣貪殘狀且請名還中官出鎮者益爲權貴所疾會治中陳翼釁上謁繼宗不見翼怨疏訐其通權貴因中之左遷雲南副使繼宗單車之任并不以僕隨值洞猺叛官軍數萬不能下繼宗親往諭之即遵約束不復爲亂孝宗立遷湖廣按察使既至命汲水百斛洗滌廳事三日而後視事曰吾以除穢也由是人人警飭不敢肆居無何復以僉都御史巡撫雲南時其司多舊僚相見歡然既而出位揖之曰明日有公事諸君幸相諒遂劾罷不職者八人未幾卒繼宗力

持風節而居心慈厚自處必以禮為知府謁上官必衣補服朝覲謁吏部亦然或言不可則笑曰此朝廷法服也比而不服將安用之為浙江按察時有倉官十餘人坐缺糧繫獄至鬻子女以償總宗欲寬之而無由一日送月俸至命量之則溢原數較他司亦然因悟倉吏缺糧之由將具實以聞衆懼請於總宗願損俸代償由是十人者獲釋且復官嘗監鄉試得二卷即具朝服焚香再拜全事者問故曰二子當大魁天下吾為朝廷得人賀耳及拆卷乃王華李旻也後二人果相繼為狀元人尚是服其識鑑夫敢初孟貞

實

王詔字文振趙人生有異姿學士曹鼎見而奇之妻以女天順末登進士授工科給事中直諫敢言睿皇后崩值秋享太廟時議謂不當以卑廢尊詔言禮有喪不祭無則移日後釋服議雖不行識者韙焉奉命勘牧馬草場劾會昌侯孫繼宗撫寧侯朱永侵占罪還草場於官時有詔方面官缺京卿三品保舉詔言此令若行則奔競者得志害治非淺帝不聽衆遷都給事中八年七月勅修隆善寺工竣命授工匠三十人為文思院副使尚寶少卿任道遜等以書碑皆進

秩詔上言陛下紹承弘業於茲九載天變於上而星妖見地變於下而江海溢或盛夏霜降或平地成阜強寇侵邊將士暴露兼水旱洊臻癘疫交作軍民疾苦日甚急為之汰冗官去浮費以節用救荒猶慮不及於事乃因一寺之成濫授官爵彼西征北伐隕軀殞命之人將何以酬之方營葬伊始臣失論諫固已獲罪此又不言如祖宗設官意何疏入不省已偕同官錦文梁璟等薦致仕尚書王竑李秉都御史高明而劾都御史王越且及宮闈密事帝大怒召至文華殿面詰詔仰面呼曰臣等言雖不當然區區犬馬之

誠知為國而已乃杖而釋之出為湖廣右叅政都御史原傑經畧荊襄諮贊理功為多弘治元年起貴州左布政使其冬以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土官好爭襲所司入其賄變亂曲直多生邊患詔不通苞苴一斷以法且去弊政之不便者由是諸夷歸命邊徼寧戢鎮守中官王舉聚斂為金寶玩具將獻之會卒詔言舉不遵明詔造作珍巧以充私貢本非聖主所宜受况如屏風石牀之類重大難致請貯之雲南庫藏而金銀器及寶珠象牙諸物宜付戶工二部備用象不堪充儀衛者付土官易馬給驛庶昭明王不貴異物之

意帝不能用雲南有故官不能歸者妻子多鬻為奴
詔為貲給得歸者甚衆四年召拜南京兵部右侍郎
未上卒詔為人端方直亮進止有常度雖登膴仕室
無長物卒之日沐浴衣冠以俟
謝士元字仲仁長樂人景泰五年進士授戶部主事
督通州倉陳四弊婁與監倉宦官忤宦官欲求其罪
無所得天順七年擢建昌知府地多竊盜為軍將所
庇不可詰士元得其狀以他事捕軍將皆股栗奸無
所伏有發輒得乃大新學宮作禮樂器立觀德亭行
射禮購書萬餘卷貲學者誦習建祠祀宋李覯表孝

子節婦倦倦務化民成俗凡公署郵驛壇壝城堞悉新之府中事細大無不舉先是民習囂訟士元至韋懷偽券訟田宅一人甫出券士元疾叱之去曰券偽也問令式而所訟乃二十年事非偽耶皆驚服訟為衰止歲饑勸富民開廩延糴民賴以濟成化八年治行聞賜誥旌異秩滿民詣闕請留詔增秩涖事尋改知廣信永豐有銀穴久閉處州民常盜發動至數千人將士憚其驍獷不敢議勦時士元當遷秩或勸先去避之士元不可勒兵趨之賊佯遣兵亦休且炊賊突至遂剚士元傷左股血流至足有巡檢疾呼曰此

謝公也賊何敢傷命吏賊亦傳相視不敢逼士元乃裹創力戰獲其魁俘斬甚衆卒塞其穴而還入覲改永平遭喪不赴服闋起四川右叅政東鄉縣盜蔡盜悦三入城莫能制士元督兵討之斬獲多衆議徙縣士元曰盜畏徙乎檄所司覺舊城戍以土兵遂無患進右布政使弘治元年就擢副都御史土番有大小姓者將爲亂士元託行邊馳詣其地指揮部署壁壘爲一變賊大恐私率其未發獻羊豕羅拜道左曰乃今得幸見公矣士元褰帷徐行慰遣之覈邊備得隱米菁三萬石有奇會大祲流民趨就食士元爲廣室卄餘

臣煮糜食之療疾瘞死給歸者符使傳食還其處全活數萬人明年坐事下獄事白遂致仕士元性孝友家居行義甚備治官事如其家遇事不顧利害必達其志世以比賢之

論曰明制遣大臣巡撫四方猶漢州牧唐節度使宋制置使之職其權甚重故其時才智之士得奮於功名垂聲後世如原傑諸臣或績在封守或澤被生民皆表表足稱述雖張瓚盧祥年俸頗格物議然勞於其職一方實賴之不可謂非良牧也故採其行事著之